# 关工委建国60周年献礼征文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前尘往事 更新时间：2024-06-19

*关工委建国60周年献礼征文记得少年时代以来,我居住的小镇上,每天的第一首“晨曲”都是在 “女高音独唱”声中开始的。望着黑漆漆的房间，枕着硬梆梆的稻草枕头，我细听着。“马桶拿出来——”。古镇的东市梢传来声声高亢悠长的 “原生态”。倒马桶的是位...*

关工委建国60周年献礼征文

记得少年时代以来,我居住的小镇上,每天的第一首“晨曲”都是在 “女高音独唱”声中开始的。望着黑漆漆的房间，枕着硬梆梆的稻草枕头，我细听着。

“马桶拿出来——”。古镇的东市梢传来声声高亢悠长的 “原生态”。倒马桶的是位胖阿姨，她中气足、嗓音亮,经年历炼,加上清晨负离子空气清洗过的 “磁头”。清脆的声音穿过窄窄的巷陌,沿着挨挨挤挤的店面,从晨曦中飘了过耒，飘了过来……沿街的居民早已听见了，可敬业的阿姨唯恐大家睡过头，音域宽广的“高八度”还是久久回荡在人们耳旁。

那年头，马桶由环卫工人统一倒，每到清晨，家家户户的屋檐下总是放上一只只让人又讨厌却又不能离弃之物。不轮刮风下雨，不分严寒酷暑，马桶总不能不倒呀！环卫工人很辛苦，胖阿姨对我说，最冷的那些天里，水池里结了冰，她用砖块打碎坚冰再清洗。我说，你干吗这么赶早。按她的工作量似乎也不必这么早。“不能呀！”胖阿姨说，“倒马桶须趁街市未热闹时进行，因为沿街设的卖菜摊头。”

多么熟悉的声音，伴我多少年风和雨,

从来不需要想起,永远也不会忘记------

自我懂事以来，小镇的菜市场就设在街逍两侧的屋檐下。每天清晨，农民们肩挑手提把自家种的蔬菜一一摆放在人家门口的地上，等待居民挑选。要是碰上坏天气，有时风雨交加，有时雪花纷飞，可惨了。每年不少时间，买卖双方撑了伞，总是在如注的水柱下交易。而沿街居民们每当“女高音”消逝之后，也总会听到的一片乱哄哄的喧闹声，直至太阳升高，阳光灿烂。

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小镇终于也拥有了名符其实的小菜场。环绕小镇的玉带河畔造起了一座钢结构的小菜场。自此买卖双方都免受了风雨之累。小镇居民有挎蓝的，有骑车的，他们像城里人一样，走进风雨无阻的菜场，精挑细选自己喜爱的菜蔬。而菜呢？也并非只有本地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，操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种语言，摆放着天南海北的荤素菜肴，小镇人开始品尝只有城里人才有的“专利”。因而，多少年来每天早晨充斥于我耳畔乱糟糟的声音也消失了。小镇的早晨安静了许多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吹醒了千年古镇。老街的北面建起了一条条水泥马路，路边种下了手臂粗的香樟树。好事接着来，我也从沿街的小楼搬进了光明路旁新建的单元房，乔迁新居不久，却发现曾经听惯了的“女高音独唱”却换来了“男声重唱”。这“晨曲”好难听，扰得睡梦中的居民好生烦恼。它，就是手扶拖拉机的吼叫声.

原来，楼下有两只桔红色的垃圾桶。每天天未亮，环卫工人开了手扶拖拉机来倒垃圾，机器停止和启动的轰鸣，加上倒垃圾时塑料桶在水泥地上的撞击声，使静谧的黎明平添一阵噪音。如果说倒马桶的叫喊声是委婉自如的，是悦耳的，那拖拉机的吼声便是噪声，是声音的污染。更讨厌的是每每噪声响起时，正是大家梦香之际。

环卫工人告诉我，他们每天三点钟就开始工作了，趁大街小巷无人时，对全镇几十只垃圾桶逐一处理掉，再由扫地工人一大早来打扫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，风刀霜剑无法避，节日时，工作量更大。

了解了环卫工人的艰辛，每当晓风中传来“晨曲”时，尽管好梦被搅，我的心中只有对小镇美容师默默的敬意。插过队的我，深知体力劳动之辛苦，听着阵阵聒噪，没有一丝一毫抱怨之意，只有理解只有同情。因为是他们的付出，才让我们环境变美生活变美。我知道，这是不得不聆听的小镇的“晨曲”。

不知从哪一天始，这熟悉的“晨曲”似乎从晓风中消失了。也许是我的梦太香了，便也不当一回事情，只是发现每天早晨垃圾依然清理过了。 一天，我有事起了一个大早，隔窗往楼下望去，夜色依然很浓，路灯的光芒照亮了整条街道。忽然开来一辆草绿和乳白相间的厢式环卫车，车头上方一盏小电灯亮得发白，一位身穿醒目工作服的环卫工人从车上跳下来，将滚动着的那只垃圾桶往车旁一放。霎时，呼地一声，机械臂自动伸出，不偏不倚，把桶举起、倒掉，很快复归原地。低沉的马达声中，车子缓锾驶去，前后不过分把钟。

噢，原来如此。小镇的“晨曲”又变了，它变成了舒缓轻柔的“轻音乐”。我为环卫工人劳动环境的改变而欣喜，我为小镇的变化而高兴。每天晨曦初露，楼下会准时响起低沉的马达声，不过，你得用心去聆听才能听得到。

舒心的日子似乎过得特别快，不知不觉中，路边的小树，己由当年的“黄毛丫头”出落成亭亭玉立的俊俏“大姑娘”。那一行行香樟枝干粗壮，茂密葱茏，倩影婆娑，翠色欲滴。每当风吹枝摇，簌簌作响之中，不时传来麻雀呀、喜鹊呀啁啾之声；后来又传来声声“咕咕咕”的叫声。这是一种什么乌呢？我问邻居，都说不知道。后来，老农告诉我，那是野鸡的叫声。

行道树上有野鸡？简直不敢相信。记得我当年在农村插队时曾偶尔听见它的叫声，而这叫声只会出现在人迹不太去的生产队的角角落落，而现在，梦醒时分，小镇的早晨竟也常有勾起我无限遐想的天籁之声。

真是野鸡？我决心弄个究竟。清晨醒后，我开始了用心聆听，仲春的一天清晨，耳畔又传来“咕咕咕”的叫声，我拿了相机披衣匆匆向窗口走去。循声细看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一只灰褐色的精灵就在我不远处的树丛中，那颈项上的羽毛特别漂亮，黑白相间，像条围巾裹着。我偷偷移动窗户，把镜头拉开，牢牢对准了它。不一刻，那精灵被我上了电脑，这下看得真切了，真是野鸡！

年年岁岁，当不变的第一抹晨光透过窗帘照射进卧室时，一切却在稍然变化着。曾记得，小时候的窗帘是用打着补丁的破被单挂着的，风吹帘动，发出 啪啪声；现在的窗帘是装有滑轮的布幕般开启的，寒冬里，我只能听到窗外的风声。曾记得，小时候头枕着的是硬实的稻草枕头，头一动沙沙地响；如今变成柔软的芥麦枕头，舒适得让你听不到一点声响。就在不知不觉之中，就在有意无意之时，就在似听非听之间，我也从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，到了领到老年证的退休教师。

岁岁年年，我一直在聆听，聆听小镇的早晨，聆听生活的变化。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